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如此京華
第三十四回 金榜親題姓名有價 玉郎豔唱本事成詩

卻說吃肉頭陀正同丁卯說著話，忽聽得窗外拍的一聲。急推窗看時，見院子裡一個粗做丫頭執了根竹梢正趕著小廝打。那小廝隔了個石磴，嘻皮笑臉的對丫頭作著揖。那丫頭又笑又惱的，舉著竹梢狠命的向石磴打去，像捨不得傷著小廝，把石磴做著榜樣的一般。丁卯只掩著嘴笑。頭陀咳嗽了一聲，小廝掇著臀便向外跑。那丫頭舉著竹梢撩著屋簷道：「這倒運的蛛兒，又織起網來哩。」

丁卯聽了這話，不覺悠然神往，眼看著他拖著竹梢，訕訕的走進去了，還不住的在那裡咀嚼這倒運蛛兒一句。頭陀回過頭來，見他這出神樣子，不覺笑拍著他的肩道：「你愛上他麼？」

今天便叫他伺候你去如何？」丁卯聽了這句話，也有些訕訕的道：「你說些什麼話？昨天說的那絕妙文章呢？」頭陀笑道：

「慚愧，慚愧，我竟一句都記不起來了。」因把昨天的夢境說著。丁卯道：「可惜一篇絕妙曲文，給你這醉漢裝到糟坑裡去了。」兩人談了一回。看日已將次下牆，丁卯見自鳴鐘上已指到四點三十分，因問團雲閣的約何時。頭陀道：「早哩，我們出去走走罷！」兩人便出了門。

頭陀因沒吃過點心，要拉丁卯至美齋去。丁卯原是無可無不可的，兩人便進了至美齋。頭陀是沒酒不動箸的，自然喚了幾碟菜並半斤白乾，慢慢的對酌著。正沒到兩杯三杯，忽聽得樓梯上一陣聲響，接著對面房間裡走進四個人來。見當先那個人穿著一件藍綢袍子，那褶影齊齊整整的，似新從小衣店裡拈出來的一般。頭上剃得光光的，只帶著幾個剃刀劃破的膿包，才結痂的膿蓋映著深青色的頭皮，格外明白。接著後頭三人，一色的窄襟短襖，鬆管黑褲。一進房，那膿包便向桌上一爬，搭起狗肉架，便三斤紹興、四碟牛肝豬腸的亂喊。頭陀暗暗將丁卯衣襟一扯，兩人便一聲不出的盡看著他們。

只見一個人先開口道：「三兒，你也算是走好運的了。我們不是老弟兄，論平日行業時，我也算得比你高了一等，只可惜沒投著好緣法，到底還是個趕車的罷了。」那膿包冷笑了一聲道：「這算得什麼？將來皇帝老子登極以後，便算不得一個開國功臣，像鄭恩、高懷德一般，只（止）少也得個知事老爺呢。」三個聽了他這句話，幾乎把涎多掛了下來道：「你又不識字的，怎也懂得『俯允民意，早正大位』這些事。這八字究竟是什麼意思啊？」

膿包一手將筷擊著桌子，唱著「在月下驚碎了英雄虎膽」，一手端了杯道：「我管他什麼民意不民意的，只那天財政部當茶房的老朱同我說：『現在烏龜王八也是皇帝老子腳下的人民。』

你是要想發財的，現有張簽名單在這兒，只要你自己寫得成姓名，便有五十塊錢的酬勞。這還不算，將來把這姓名寫在黃龍緞上去，皇帝老子見了，喜動顏開，保不定將來有為官作府的把望呢。」我也不望別的，這五十塊錢是整整的一卷，攔在我面前向我抬手的，我自然把這姓名寫上去了。並且老朱還托我多找幾人，說送給皇帝老子時好看些呢。」三人聽了歡然道：

「這樣說，我們都情願寫三個字，換他五十塊錢來喝個爽快。好兄弟，你便不要別處去找，就作成了我們罷！」

這時的膿包卻變了個樣子，將眼睛向上望了望，冷冷的道：

「那裡都有五十塊的酬勞。我是個特受財政部茶房委任的，所以有這些。像你們由我介紹著，自然應該比我降一等，大約十塊二十塊是必有的。」三人道：「難道一個皇帝才值十塊二十塊麼？」膿包冷笑道：「你們還說這些呢，前兒住在火神廟的乞兒阿三，不是也由我介紹簽了個名兒，他那裡得過一塊整錢，不過十個銅子罷了。」說時三人齊聲大笑起來。這一陣笑，話便隔斷了，一時唱戲的亂唱，猜拳的亂猜，雖只四個人，卻鬧得盤翻碗倒。

丁卯回頭含笑向頭陀豎起個大拇指道：「一個財政部茶房委員已鬧到這樣。你是個內務部司長齊東野所委的，著實不可一世哩。」頭陀正含著一口酒在嘴裡，聽他說著這句話，不覺笑得將酒直噴出來道：「呸，你仔細著我來運動你哩。」丁卯歎道：「你原不是這樣的人。我只想登極踐祚是何等事，那些大人先生竟掩耳盜鈴，胡拉亂攪到這般地步，不禁要替二十四朝太祖、太宗痛哭哩！」說時天已黑了長久，丁卯還有別的約，知道頭陀到團雲閣去也是時候了，便飯也沒吃，大家走了。

單說丁卯別了頭陀，走到這個地方。那地方門口掛了個門燈，卻沒點著，他是出進慣的，一直走了進去。到了書房外邊，有個清俊小廝迎將上來。丁卯忙向他搖手，自己從窗櫺中偷瞧著那書房中的人，正是昨晚戲園裡的那位白首少年。只見他才將雪花粉向一張壽紋百皺的面上敷好，穿了件一字襟紅鈕釦的馬甲，小袖窄襟長袍。自向鏡中端詳了一回，笑嘻嘻的從書案抽屜中檢出張泥金扇面來，向燈下讀著。丁卯不覺一笑，打簾子進去道：「老伯好呀？沒到一天，就把這蠅頭楷寫起來了。」

那白首少年舉起頭來，見是丁卯，忙將扇面遞過來道：「你好。說著湊夜便來的，實把我等急了，要自己送去哩。」丁卯笑著不語，只將扇面展開看時，見齊齊整整密如蠅頭的寫著一首長歌道：

既幸非毛惜惜，又幸非邵飛飛，美人不畏將軍威。

既免作陳圓圓，又免作關盼盼，美人肯附尚書傳。既恥為蘇小小，又恥為李師師，美人豈願天子知。既懶嫁趙閒閒。又懶嫁王保保，美人甘作女伶好。女伶者誰劉喜奎，或言淪州或南皮。似把喜神呼小字，宜為奎宿作旁妻。女伶三絕聲藝色，聲藝易得色難得。小菊芬藝真無雙，小香水歌真第一。孫一清與王克琴，色佳便入侯門深。亡國久無楊翠喜，破家空有李紅林。

（破餘家也）金玉蘭與彩喜鳳，色遜藝佳堪伯仲。小榮福與金月梅，色衰時過誰推重。津門近歲品群芳，獨有喜奎稱擅場。豈但名聲超菊部，直推顏色比花王。

人言十九二十矣，我謂十七十八耳。碧玉何曾似小家，姑射居然真處子。多少王孫枉墜鞭，登台才得望嬋娟。

哀梨並剪歌喉脆，荊玉隋珠色相圓。倘生天寶唐宮苑，嬌過念奴定無算。差伴諸郎二十五，多費八姨三百萬。

牙旗玉帳鎮臨淮，選色徵歌十二釵。更慕綠珠築金谷，曾拈紅線到桐台。任他痛哭還長跪，那要英雄作夫婿。

美婦空思陰麗華，佳人豈屬沙叱利。還君明珠淚雙垂，枉是相逢未嫁時，才知世上奇男子，不及民間好女兒。

都人初見誇容態，座比叫天更多賣。幾壓蘭芳與蕙芳，休論白菜與菠菜。誰說梅郎是雅音，若論貌可配南金。

日停驂馬陸公子，願解貂裘夏翰林。翰林怪我多奇遇，親見星眸向西注。認得狂奴喝采聲，博來天女橫波顧。

公道慈心愛大士，任人飽看舞台仙。莫言無與蒼生事，我已多添壽十年。

上款寫著「恭呈玉芙仙子妝次」，下款寫著「壽陽葉笑庵沐手謹撰書」。不覺暗暗好笑。那位笑庵先生卻趕著問：「寫得還過得去麼？」又道：「你把這扇面送去時，千萬說葉某是當今第一才子，平日不輕容易替人寫字的，寫小楷是越沒有的事。這次見了玉芙，不知怎樣直從腦門上佩服到腳跟下，才破例出此呢。丁卯你趕快送去，我們在園子裡碰頭罷！不然怕趕不及他在家了。」正說著，忽聽得門內嚶嚶一聲，葉笑庵便矮了半截。真是：